

現

代

史

料

125910

行政院長易選

自經濟緊急措施方案頒布後，全國經濟紊亂風潮，暫告安定。惟各方對於行政主管未能彌補風潮於機先，於風潮已發以後，又未能

宋貝兩氏於三月一日會出席立法院之臨時會議，分別報告財政情形，及金鈔政策的得失，茲將原辭錄後。

宋氏之報告稱：

外界尤多指摘。三月一日國防最高委員會舉行臨時會議，通過行政院院長宋子文辭職照准，行政院長職務由國民政府主席蔣中正暫行兼理。同日國府明令中央銀行總裁貝祖詒呈請辭職准免本職，特任張家璈為中央銀行總裁。蔣兼院長於四日起視事，親自主持行政院例會，通過將最高經濟委員會由國府改隸行政院。

行政院長易選

沒有內戰，可是從來沒有像目前遭遇的危機一樣的嚴重。

本人覺得，這個問題的確值得研究，同時，本人以為解決這個疑問，應該抓住這問題的中心來檢討。

現在略略的敘述以前財政的經過。

當民國十一年時，本人奉國父任命為廣州中央銀行行長的時候，有兩家銀行停業了，這兩家銀行就是龍濟光執掌政權時的中國銀行廣州分行，因準備金被

他剝奪，和陳炯明時代的廣東省銀行濫發紙幣，所以當時人民對於銀票簡直毫無信心。

國父看到這個情形，知道對於金融財政，非穩紮穩打不可，因此他吩咐，除非有切實的準備，不准發行一張紙幣，本人至今牢記未忘。自廣東內部叛亂作戰起，以至

國父逝世後北伐為止，雖以廣東一省應付整個軍閥

軍隊的戰爭，軍事財政極度困難的時候，中央銀行同人對於國父的訓令始終未敢忘懷，雖然各方壓力重重，表示疑問，他們明瞭現在的局勢，由於共產黨的軍事行動，而日見惡化，但是他們不能了解的是我們過去未嘗

這樣的措施，收到了什麼效果呢？中央銀行鈔票，從未打些微折扣，並且有很長時期，鈔票的價值超過現銀的價值，所以雖然戰事連綿，革命政府的金融經濟制度，始終健全充實。國父之深謀遠慮，終能實現。

在南京定都南京，並繼續統一國內時，華北、

中各地的發行鈔票的銀行，還是很多，他們是把銀幣作發行準備的，所以各有各的準備，有些都能存在，但各銀行多少能自行管制，因為濫發紙幣，便發生擔保的後果，因為有了此種自然的約束，所以沒有一個地方政府或獨立軍隊能夠忽略其發行的安全程度，即使偶有銀行倒閉的事件，其影響亦祇限於當地。

民國二十四年，美國實施白銀政策，白銀價格因之高漲。同時，我國白銀出口，亦為數激增，國內經濟局勢非尋常，政府為解除危機起見，於是廢止銀本位，改用法幣政策，這個時候，白銀運往國外出賣，而以外匯基金為準備本位，本人記得很清楚，英國財政部的李滋羅斯爵士，當時是實施政策的顧問，他曾說過，法幣制度無疑的是可採用制度中最好的一個，但政府必須能夠自加約束，因為自紙幣兌現取銷之後，對於通貨膨脹為自然限制，已經同時消失了，許多年來，這個忠告，本人永遠不忘。

法幣制度開始推行，非常順利，由於外匯穩定，對外貿易逐年好轉，一直到民國二十六年抗戰開始的時候，如果不是使用法幣制度，恐怕國家難以支持八年長期的抗戰，這點想為大眾所承認。但在同時，挽救中國戰時財政的法幣制度，卻孕伏着今日國家禍害的根源，當國

府支出超過收入的時候，惟一的辦法，乃是靠印刷機來彌補，這就發生了最大的害處，因為有所倚賴而不知撙節，各方以為多發一點鈔票有何關係，為何不予以取予求。這樣一來，於是通貨日趨膨脹，物價日就高騰，直到戰事結束的時候。

戰事一經結束，如果國內能獲得和平，通貨自然也可停止膨脹，因為軍費可以節減，稅收可以增加，同時像敵產和黃金的出售，也可增加國家額外的收入，鈔票自己不再添發，而物價也可以穩定下來了。

可是事實的演變，皆出於意料之外，由於共黨的啓蒙，國家重復捲入戰禍，不但和平建設無從獲得，破壞且比抗戰時期更為劇烈，敵人所造成的破壞還大都是因戰事而造成的，但是共黨都是蓄意的放縱的，他們的目標是要破壞整個的經濟制度，要使政府崩潰，以便趁機奪取政權，因此，拆毀鐵路，炸毀廠房，破壞礦場，同時在侵佔的地區自立政權，開辦銀行，並且發行他們的紙幣，人民久已渴望和平，現在非但不能受到和平的實惠，反而再度墮入比較抗日消耗更為嚴重的戰爭，政府收入，既不能如願增加，但是搶修交通及鐵廠等等費用，與日俱增，無法抑制。

剛才所說各方面關於目前經濟情形的疑問，此即是一個根本的答覆，從前一切國內的戰事，比較現在所目睹的戰事，誠為藐乎其小。以前戰事是兩個軍隊的爭鬭，並不知共產黨蓄意作一切交通及生產的破壞，亦不如共產黨存心推翻現行的社會制度，而且更重要的一點，當時紙幣發行的增加，有其自然的限制，但是自從法

幣政策推行之後，此種限制，已經不復存在，於是通貨繼續膨脹，投機成為普遍化，利率隨之飛升，一切經濟上之病態，凡各位今日所欲提出詢問者，亦隨以俱至。從前本人在財政部的時候，從積極方面，對於國庫負有忠實看守之任務，凡一切不必要的支出，必斷然予以拒絕。現在雖改任行政院的職務，因事實上關係，不幸對於各方面不斷的要求增加用途，仍然是阻遏的要衝，前後相較，如出一轍。

現今抗戰已成過去，在經過長期痛苦之後，都希望得到精神上及物質上的寬弛安慰。此種心理，極可同情，但無情之事實俱在，不容忽視。當財政部無法籌得的款，每一巨額支出，需要支付，即對我本人成為一次堅強的爭執，因此，為籌措的收入來源，乃着眼於加強處理敵偽產業及興辦中國紡織建設公司等事業。在接收敵偽產業及興辦中國紡織建設公司等事業，當時是實施政策的顧問，他曾說過，法幣制度無疑的是可採用制度中最好的一個，但政府必須能夠自加約束，因為自紙幣兌現取銷之後，對於通貨膨脹為自然限制，已經同時消失了，許多年來，這個忠告，本人永遠不忘。

法幣制度開始推行，非常順利，由於外匯穩定，對外貿易逐年好轉，一直到民國二十六年抗戰開始的時候，如果不是使用法幣制度，恐怕國家難以支持八年長期的抗戰，這點想為大眾所承認。但在同時，挽救中國戰時財政的法幣制度，卻孕伏着今日國家禍害的根源，當國

125912

現在國內通貨膨脹情形，固可慮，而因對外貿易引起之外匯供給問題，尤須全力應付。輸出必須增加，外匯必須控制，非此不能補充外匯。國內通貨與國外存款兩事實，相密切關連。通貨情形惡化，則外匯更難取得。外匯不予以補充，則國內幣值與物價所受之影響，尤為深刻。此種相互產生因果，最值得吾人之注意。

政府對於收入方面極為有限，但為應付各方開支，要求起見，不能不仰仗於增加發行。本人深悉此種途徑，足以引起可能之嚴重局勢，因此本人和同僚們，日夜為這個問題擔心，但是各方面總以為本人是在一味拂逆他們的意志。如此忍受各方的責備，幾乎祇可認為命運所支配。

直到今天，本人仍堅決反對國庫支出不必要的增加，因此本人已經好像是公衆的仇敵。每當物價暴漲時，人即被人唾罵，當本人鑒於費用過於龐大，要求重加考慮的時候，報紙上即有文章，說是別人都已贊成，獨有行政院長加以阻礙。

當前的經濟危機，是由於八年抗戰和繼續應付共產黨攻擊，以致國庫不能平衡所累積的結果，同時上海的投機買賣，更加深嚴重的局勢。

現在政府採取嚴厲的經濟緊急措施，一方面取締投機買賣，一方面竭力設法恢復收支平衡的趨勢，以使通貨停止膨脹，如果對該項措施有任何疑問，行政院各有關部長和本人，均極願解釋答復。

關於取締投機的迅速措施，是有裨實際，並且切實有效的。我們需要這種急迫的措施，是為了要使其他長

期措施能夠生效的緣故，祇有在長期措施方面，方可尋覓基本解救的方法。

總括言之，緊急措施，即設法將任何非屬必要或可暫緩使用的費用停付，以使收支趨於平衡。同時如郵電等公用事業，應該自給自足。稅課應積極增收，即如所得稅一項，據財政部報告，以後數月內，可望有八千億元的收入，中紡公司等敵產，應加緊出讓，剩餘物資，應迅速處理。

假使這些措施，都能切實執行，本人相信危機可能撓救。在民國二十一年，敵軍攻擊淞滬之後，各項稅收，突然銳減，當時政府曾採取斷然的措施，以使收支平衡，這由於在那個時候，大家一致認為即使暴敵當前，最首要的工作，還是在設法避免經濟的破產。那年的收支，終於達到了平衡。

當我們一方竭力節減費用的時候，我們還須同時不惜任何代價，發展生產，所以前天四聯總理事會上，主席指示無論如何困難，農貸的數額，必須予以增加。

本人願再重述 主席最近重要的提示，說「現在我國經濟狀況已屬非常嚴重之時」。此次經濟緊急措施方案的實施，自不免使我同胞感受重大的痛苦，但除非我們能有堅定之信心與強有力的行動，則難免中共產黨的計謀。

以上僅就與財政經濟有關問題簡單報告，諸位先生有何詢問，請儘量發表，當由本人及各主管分別奉答。本人自從擔任行政院的職務以來，一切盡心力而為之，政策方面，可能有錯誤的地方，而在良心方面，在離開行政院的時候，覺得絕對對得起國家民族。

繼之貝氏報告一年來執行金鈔政策得失時，認此一政策，去年對平抑物價不無功效，然今年情勢已變，因之能否繼續施行，實有詳

有濟，則亦不惜為衆矢之的。本人以前為遏止通貨膨脹而所為之舉動，純粹以責任為出發點，明知是一件決不能討好的事，但也原無討好的意思。

本人也是一個普通的人，自然亦不會毫無過失，所謂人非聖賢，孰能無過。所以本人決不敢說所做的每件事，都是確當而有效的，不過都是為一個共同的真實的目標，絕對無私人利益的打算。

加考慮必要。貝氏首對復員初期之經濟情況，作一概括說明，略謂：當時政府忙於復員，國家經濟無一定政策可言，迨去歲年初，上海市場發生混亂，人民咸希望開放外匯市場，政府乃於二月下旬公布「外匯開放市場案」、「進出口貿易暫行辦法」、「中央銀行管理外匯暫行辦法」等三案，並於三月四日予以實行，決定將進口物資分成不能進口、限量及盡量三種。當時因鑒於抗戰八年中物資極缺，故對外貨進口防制不嚴，然絕無允許玻璃絲機結匯情事。惟執行時，由於進口表項目過多，不無困難，因之滬漢穗等地市進出口商，多至數千家，僅上海一地，即達三四千家，不得不採分工合作辦法，指定若干行家承辦。四五兩月，一般印象極佳，外匯損耗不多，而政府收入因原料出口，外貨進入增加一倍以上，自春至夏，物價頗為平穩，此其原因大部應歸功政協會議之成功。迨七月以後，游資日增，外來壓力亦重，央

行雖有改變匯率之意，然仍不敢草率從事，值考慮間，忽米價復見波動。京滬兩地因缺糧，為政府採取黃金政策之濫觴。至玻璃皮包、玻璃絲襪之進口，實非人謀不臧，而因香港走私關係，余（貝氏自稱）去歲赴港，主要原因即為與香港當局商洽如何防止走私。港督對此已有諒解，而英倫政府迄無覆文，此實為始料所不及。外匯漏卮，亦隨之日增。當局有鑒於此，乃於月前修改進出口條例，期能減少外匯損耗。最後方有限額辦法之公布，對進口商亦開始登記。貝氏又稱，渠可告慰於在座諸君者，即當時所批准之進口商貨品，絕無偏袒情事，更無祖詒個人熟識之行家在內。

貝氏繼分析去歲外匯分配率，指出其中大部分為棉花進口數，總額佔七千六百萬美元。其次為紗，數目七十萬美元，烟類次之，油類率至三三五〇，然商人居奇有術，利用游資，至鄉村購貨。央行乃不得不以黃金抑平物價。此為政府採取黃金政策之濫觴。至八月，八月零萬，金屬品三五零零萬。自金鈔政策執行以來，物價雖不免上漲，然去歲三月至六月，八月以後，九月至十一月三個月時期中，物價咸見穩定，足證金鈔政策，並非全無功效。惟至陰曆年底，由於雙重年關，各方開支倍見龐大，情形突見陡變。金鈔政策過去所能收效一時，主要由於國內和平，今年情勢大變，此一政策，能否繼續施行，實有詳細加以考慮必要。貝氏繼分析上海最近金潮原因，謂與各地游資紛紛集滬，大有關係，特別指出山西幫在滬活動，實對金潮有甚大之影響。其最後結論，謂政府新緊急措施方案實行後，法幣雖有出籠危險，然我國國際貿易至今未臻平衡狀態，對上述現象，自無悲觀理由。

撤退京滬渝等地中共人員

本年一月八日馬歇爾元帥離華返美，聲明調停失敗以後，國共關係愈趨惡化。一月十

告中共，擬派張治中攜帶和談條件飛延，但經